

# 高城堡里的人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PHILIPK. DICK

1948-1982



高城堡里的人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PHILIP K. DICK

迪克科幻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 1962 Philip K. Dick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ntage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高城堡里的人  
作 者 菲利普·迪克  
译 者 曹国臣  
插 图 张 凡  
责任编辑 俞意洵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88号(邮编210037)  
电 话 025-5521756  
开 本 67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13 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 200册  
书 号 ISBN 7-5343-4864-1/G·4559  
定 价 22.50元  
邮购电话 025-5400774, 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3303538, 3300420  
盗版举报电话 025-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一周以来，罗伯特·恰尔丹一直焦急地盼望着邮件的到来，从落基山脉诸州来的贵重货物至今没有运到。星期五早晨，当他打开店门后，只看见邮箱附近的地板上有几封信。“我又要碰上一个恼火的顾客了，”他想。

从墙上五分钱售货机上倒了一杯速溶茶后，他抓过一把笤帚开始打扫。经过一番整理，美国工艺品公司已经做好迎接新的一天的准备：装满零钱的现金出纳机擦拭得光洁如新，还安放了一瓶万寿菊，收音机已经打开正播放着音乐。门外的人行道上，上班的人们沿着蒙哥马利大街匆匆地走着；远处有一辆缆车驶来，恰尔丹愉快地停下来望了望它。他注意到妇女们穿着鲜艳的丝织长裙……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回身拿起电话。

“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说。恰尔丹心沉了下来。“我是塔哥米先生，我的内战征兵海报到了吗，先生？请想一下。你说过下一周某个时候到的。”这大惊小怪的、轻快的声音，没有一点礼貌，没有一点规矩。

“恰尔丹先生，我不是给过你一笔订金吗？那可是有条件的。我解释过，我的委托人准备购买礼物用的。”

“我已经用我的钱做了广泛的调查，”恰尔丹解释说，“塔哥米先生，关于那个包裹，你知道是发自外区，因此——”

但是塔哥米先生打断了他的话：“那么，它还没有到达？”

“没有，塔哥米先生。”

寂然无声。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塔哥米先生说。

“不，先生。”恰尔丹不快地望着商店窗外温暖明亮的天空和旧金山众多的公司大厦。

“一个替代品，你推荐的，恰尔丹先生？”塔哥米先生有意把名字说变

了音；这种有礼貌的羞辱使恰尔丹耳朵发热。长长的拖音，使他感受到深深的屈辱。罗伯特·恰尔丹的希望、恐惧与痛苦一下子升腾起来，暴露出来，聚到一起，使他说不出话来。他开始结结巴巴，手僵硬地握着话筒。商店里可以嗅到万寿菊的香气，音乐继续响着，但是他感觉仿佛一下子掉入了遥远的大海里。

“嗯……”他尽力嗫嚅道，“奶油搅拌器，大约 1900 年制作冰淇淋的工具。”他不愿想下去。这时最好忘记它，欺骗自己。他现年 38 岁，能够记起大战前的日子和其他一些时光，罗斯福和世界博览会，还有以前更好的事情。

“我可以把一些可能合您心意的东西带到你办事处去吗？”他喃喃地说道。

定了两点钟的约会，恰尔丹挂了电话。他知道，该关店门了。别无选择，他必须保住这些顾客，生意要靠他们。

他恍恍惚惚地站着。这时有两个人已走进商店，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姑娘，都很漂亮，穿着优雅。恰尔丹镇定下来，带着职业性的微笑，轻快地走向他们。这对青年正弯腰审视柜台内的陈列品，拿起一个可爱的烟灰缸。恰尔丹猜测，他们是结了婚的，住在一个可以俯瞰贝尔蒙的高级套间内。

“你们好。”他说，感觉好了一些。他们对他微笑，充满友好而无丝毫优越感。他的陈列物——在这海岸地区的确是最好的——使他们有点儿吃惊。他注意到这一点，感到很愉快。他们是识货的。

年轻男子说道：“真是很出色的货物，先生。”

恰尔丹本能地鞠了一躬。

由于人性的关系，也由于对他所售的艺术品的共同喜爱、共同的趣味与满足，使他们的眼神变得温柔，凝视着他；他们感谢他把这些东西供他们观看、挑选和审视、触摸，即使他们并不购买。他想：是的，他们懂得他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商店。这不是旅游渣滓，不是红木装潢的读本《美国西海岸》、《马林县》、《缪尔森林》，或是什么有趣的标记，或是姑娘们的戒指，或明信片或大桥景致图。这位姑娘的眼睛特别地大而黑。恰尔丹想：我是多么容易爱上这样的一个姑娘。她那时髦的黑发，涂亮的指甲，穿孔的双耳上挂着手工精制的长长的铜质耳坠。

“您的耳坠，”恰尔丹喃喃道，“是在这儿买的吗？”

“不是，”她说，“是在国内买的。”

恰尔丹点点头。在他这样的商店，陈列的是代表过去的物品，而非当代的美国艺术品。

“你们要在这儿留很久——在我们旧金山？”他问道。

“我是不定期地住在这里，”男的说，“按照困难地区计划调查委员会的生活水准。”他说话时脸上显示出自豪感。不是军人，不是那种带着贪婪的农民面孔和粗鲁地嚼着口香糖的新兵，漫步于市场大街，两眼发愣望着那些淫秽表演、性感电影、射击长廊，以及张贴着一些皱巴巴的，手握乳头斜眼看人的中年金发女子照片的廉价夜总会……占据旧金山市公寓区大部分的喧嚣着爵士乐的贫民区，在炸弹落下前，还有不断窜出来的摇摇晃晃的罐头盒和纸板筑成的小屋。这个男子属于精英族，甚至比那个在太平洋海岸商务委员会任高官的塔哥米还有文化教养。塔哥米是个老人，他的态度是在战时内阁时代形成的。

“你想要美国民族传统艺术品作为礼物吗？”恰尔丹问道，“或是用来装饰你在这儿的房间？”如果是后者……他的心情变好了。

“你猜得很正确，”姑娘说：“我们正开始装点它，但还有些犹豫，你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可以安排去你们的住处看一下，”恰尔丹说，“带几个手提箱，在你们空闲时，我可以对其中的东西作一些建议。当然，这是我们的专长。”他低垂眼帘以掩盖其渴望的心情。这可能涉及几千美元的交易。“我正要进一张新英格兰的桌子，枫木制的，全部用木榫连接，没有钉子，极其美观，又有价值；还有一个1812年战争时期的镜子，以及土著艺术品：一些用植物染料染制的山羊毛毯。”

男的说：“我个人很喜欢这些城市的艺术。”

“对，”恰尔丹急切地说道，“先生，听我说，我有一套美国西部邮政时期的壁画原作，是画在木板上的，一共四幅一联，画的是贺拉斯·格里利，是无价的收藏品。”

“啊！”男的黑眼球闪动着。

“还有一个用1920年胜利牌留声机框制成的酒柜。”

“啊！”

“先生，听着，还有一幅署名琪恩·哈罗的带框的画。”

男的瞪大眼睛盯着他。

“我们要订个协议吗？”恰尔丹抓住这个心理上关键的时刻说。一面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笔和记事本。“我想记下先生和夫人的姓名、地址。”

当这对男女步出商店时，恰尔丹背着手伫立着，望着街上。他很高兴，要是每笔生意都像这样……但这还不止是一笔生意，这是商店的成功。这是一次社交上的机遇：一对日本年轻夫妇，把他作为一个人来接待，而不是一个美国佬，或者最多是一个购买艺术品的生意人。是的，这些新的年轻人，属于新起的一代，他们不记得大战前或战时的年代——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地位的差别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

恰尔丹想，这种地位差别的思想应该停止了。没有什么被统治者或统治者，只有人民。

然而，当他想像自己去敲他们的门时，他却因恐惧而颤栗起来。他查看自己的记事。这些卡苏拉们（在美国的日本人），允许他进入，无疑会奉上茶来。他能做得得体吗？了解每个场合适当的举止、言语吗？是否会像个动物一样，因可悲的失礼而贬低自己？

姑娘的名字叫贝蒂。她脸上流露出理解的神情，她那双温和、富于同情的眼睛，即使在商店内停留的短时间中，已看出他的希求和挫折感。

他的希望——他突然感到眩晕。他所有的如果不是自杀性的就是近乎疯狂的渴望。但是很明显，这是日本人与美国佬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一般的一个日本女子与一个美国人的关系。这……这一想法使他退缩，而且她已结了婚。他尽力将这些想法从华丽的不自觉的思想中驱走，开始忙着打开早晨的邮件。

他发现手还在发抖，稍后他记起两点钟与塔哥米先生的约会。想到这里，他的手停止了颤抖，他由紧张变得坚定。他对自己说：我已经想出了一些办法：在哪儿？怎么办？做什么？电话铃响了。货源……经营能力……一点一滴集成了一辆恢复1929年福特原样的车子，包括黑色的布罩。永久、安全、保持惠顾。库存的原装崭新的三引擎邮政飞机——是在阿拉巴马州一个机库内发现的。制造出B. 比尔先生头部的木乃伊，包括那飘动的白发；轰动的美国工艺品。使我在整个太平洋，包括日本本土在内的顶级鉴赏家圈中树立了声望。

为了鼓励自己，他点燃了一根大麻香烟，上好的牌子。

在弗兰克·弗林克位于赫耶斯街的房间内，他正躺着不知怎样起床。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在一堆掉在地板上的衣裳，还有他的眼镜上。他要踩上这些东西？还是走旁边的路去洗澡间好？他想。爬过去还是滚过去。他的头很疼，但他并不发愁。他决心再不回头看。什么时间了？钟在梳妆台上，11点30分！真可悲，但他仍旧躺着。

我被解雇了，他想。

昨天，他在工厂里出了错，对温丹·麦特逊先生说了一些错话，麦特逊长着一张凹碟形的脸，苏格拉底式的鼻子，带着钻戒，衣服上是金质拉链。换句话说，他是权力、是王朝。弗林克的思想摇摇晃晃地游荡着。

他想：对，他们现在要把我列到黑名单上了，我的技术没有什么用处——我没有专业。十五年的经验都过去了。

现在他不得不出现在劳工辩护委员会前去审查他的工作记录。由于他无法弄清温丹·麦特逊与匹诺克们——在萨克拉门托的白人傀儡政府的关系——他就无法推测他的前雇主影响日本人的能力，那些日本人现在是真正的权威。LJ公司是匹诺克经营的，他将要面对听命于温丹·麦特逊的四五张臃肿的中年妇人的面孔。如果他不能在那儿辩护成功，他就要去到一个进出口贸易代表处，它们在东家之外运作，而且在整个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以及包括内华达的部分地区在内的美国太平洋各州都设有办事处。但是如果他不能在这里成功地上诉……

当他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上古老的照明设备时，一些计划在他心中游荡。例如，他能够溜入落基山各州。但是对美国太平洋各州来说，这是一般被禁止的，而且可能被遣返。南方如何呢？他的身躯蜷曲着。哦，并非是这样。作为一个白人，事实上他有许多地方可去，比在美国太平洋各州的地方多。但是……他并不需要那种地方。

更糟的是，南方有太多的联系，经济上的、思想上的，和神才知道的跟德意志帝国的联系。而弗兰克·弗林克是个犹太人。

他原来的名字是弗兰克·芬克，生在东海岸的纽约。1941年就在俄罗斯快要崩溃之后他被征入美国陆军部队，在日本人攻击夏威夷后他被派到西海岸。战争结束时，他在定居线的日本管辖区这一边，而且他一直



住到现在,已有十五年。

1947年的投降日,他多少有些狂躁,他恨日本人,曾经发誓要报复;他曾将服役的武器包裹好,擦上油,埋在基地地下的十英尺处,准备有一天他和他的伙伴们起用。然而有一个事实他没有考虑进去,这就是时间,这个伟大的疗治者。现在当他想到这里,巨大的血浴,匹诺克和他们的主子们的净化,他觉得像是重温他中学生活墨迹斑斑的年鉴,偶然见到关于自己童年期望的一段记录。弗兰克·“金鱼”芬克将成为一个古生物学者,并发誓要娶诺尔玛·普芬特。她是班上的漂亮姑娘,他真的曾发誓要娶她,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此就像听弗里德·爱伦或是看一部W. C. 费尔斯的电影。1947年以来,他见过或与之谈话的日本人达到60万人。最初的几个月过后,他要对其中任何人或整体进行暴力复仇的想法还完全没有具体化。这已经不再是适宜的了。

但是等等,有一位俄穆罗先生。他在旧金山市商业区买到一大片房产的出租权,有一段时期他还曾是弗兰克店屋的东家。他想,这是个烂苹果,一条从不改变的大鲨鱼,他把房间隔得小而又小,提高租金……俄穆罗榨取穷人,特别是50年代早期经济萧条时期那些困乏的无业的退役军人。后来,有一个日本商务代表机构因其谋取暴利而砍了他的头。而现在,如此残酷、严厉的,只有日本的民法禁止的暴力行为已不再听到。这是对日本占领区官员的廉洁性的赞誉,特别是那些在战时内阁下台后到来的人。

回想起这个商务机构的粗暴冷酷的诚实,弗林克感到重新有了把握,即使是温丹·麦特逊,也只会像只喧叫的苍蝇那样被赶走。温丹·麦特逊公司的老板,或是其他人……至少他希望是这样。我想我确实对太平洋联盟共荣这个东西抱有信心,他对自己说。真奇怪,一回顾过去的日子……那似乎是如此明显的谎言,空洞的宣传,而现在……

他从床上起来,犹疑地走向洗浴间。洗完澡,刮完胡子,他开始收听午间新闻。

“让我们不要嘲笑这种努力……”当他正关掉热水龙头时,收音机内说道。

不,我们不会。弗林克激烈地想道。他明白收音机提到的努力是什么。然而,毕竟这还有些可笑之处。那些呆笨的、紧绷着脸的德国人在火

星上,在人类以前从未步入的红沙漠上大步行走的照片。汗水滑到了他的下颌,他开始唱起歌来……

收音机里说:“共荣的文化必须暂停,应该考虑是否应寻找能提供一种平衡的,双方都有义务的平等,以及与酬报相联系的责任……”典型的统治机构的黑话,弗林克评论着。“我们成功地察觉人类事务将要演出的未来舞台,他们是北欧人、日本人、黑种人……”它继续着。

他一面穿衣,一面愉快地品味着自己的讽刺。天气是明朗的,如此明朗,却没有可呼吸的……

但是,这是事实。太平洋没有对星际殖民化做什么事。这包括——在南美洲陷入困境,当德国人正忙于喧嚣建立巨大的空间机器人体系时,日本人烧掉了巴西内陆的热带森林,为前猎杀人头者建八层的土屋。在这之前,日本人的第一艘太空船飞离大地,而德国人将把整个太阳系更紧密地缝合起来。在以前奇异的古老的时期,德国人曾经疏忽了,而其他部分的欧洲人已把最后的笔触画在殖民帝国的版图上。可是,弗林克想起来,这一次他们将不是最后的占有者;他们已经懂得。

然后,他想到了非洲与纳粹在那儿的实验。他的血液一时凝固了,犹豫了,最终又继续流动了。

巨大的空荡荡的废墟。

收音机里说:“……我们必须自豪地考虑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各地各民族的基本的肉体的需要,他们潜在的精神要求必须加以……”

弗林克关掉了收音机,平静了一些,他又把它打开。

基督在受难,他想。非洲,死亡部落的幽灵。扫清后要建立一块什么样的土地?谁知道?也许连柏林的权威建筑师也不知道。一串机器人,建造和工作。建造?磨得粉碎。吃人巨魔从考古展览中走出,他们的任务是用敌人的头颅制成酒杯,全家人努力地掏出其中的东西——真正的脑子——首先是把它吃掉。然后用人的大腿骨制成有用的器皿。要节省,要想到不单吃掉你不喜欢的人,还要从他们的颅骨中把它们吃干净。这是最早的技术人员!穿着消毒的白色实验服的史前人站在柏林的大学实验室内,实验将其他民族的头颅、皮肤、耳朵、脂肪化为有用的东西。是,赫尔博士。大脚趾有新用途;看,可以将人的关节改为动作迅速的香烟打火机。现在,只有赫尔·克虏伯先生能成批量地生产出来。

这个想法吓坏了他。古代的巨大的食人的类人族现在繁衍起来，再一次统治了世界。我们用了一百万年来躲避它，弗林克想，现在它又来了，不是作为对手……而是主人。

“我们感到遗憾……”收音机里东京的小黄肚皮的声音说道。弗林克想：上帝啊，我们称他们是猴子，这些文明的罗圈腿的矮子，他们将不再安置煤气灶而是把他们妻子熔进封蜡。

“……我们过去已常感到遗憾，人类在使广大人群整体脱离法制社会的狂热努力中造成了可怕耗费。”日本人在法律上是这样强大。“……引用一位大家熟悉的西方哲人的话：一个人如果赢得了整个世界，却在这项事业中失去自己的灵魂，那又有什么益处？”收音机暂时不响了，弗林克系上领带，也不动了。这是他的晨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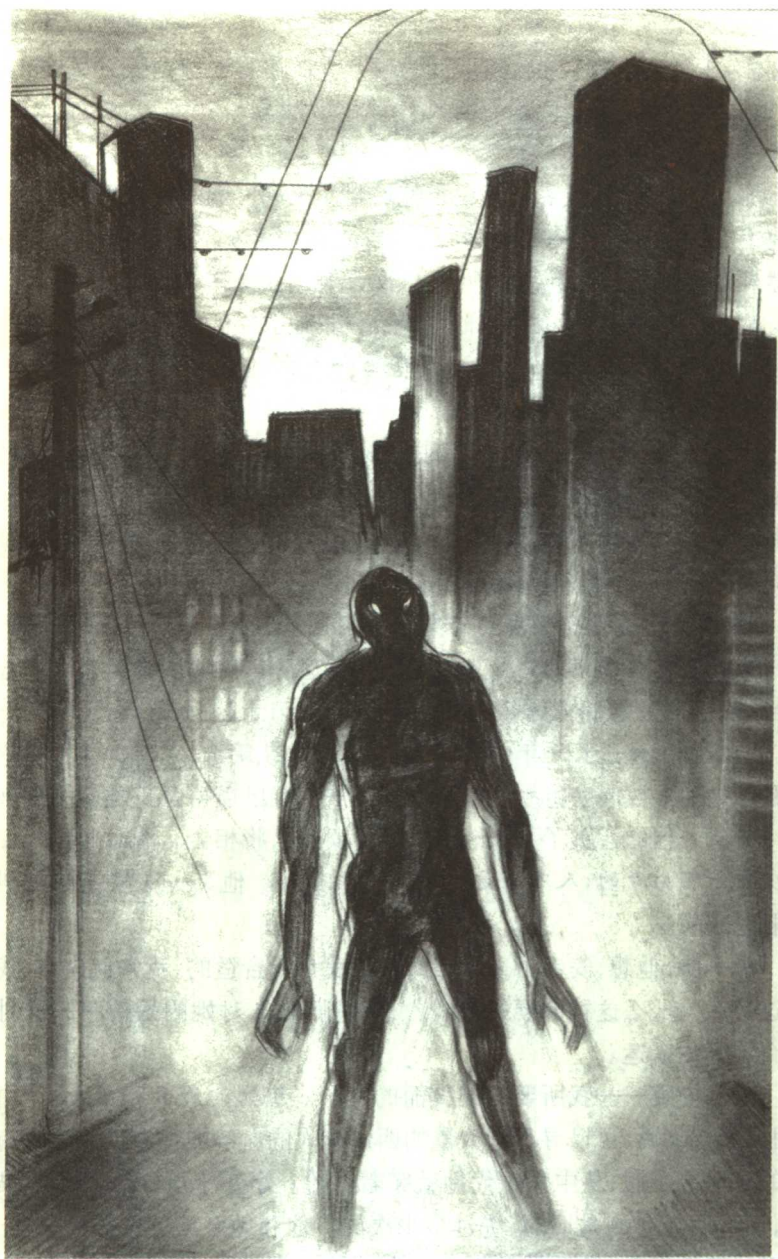
他知道：我必须在这儿与他们签约。不管是否会被列入黑名单；如果我离开了日本人控制的地方，对我就意味着死亡，在南方或在欧洲——在德帝国的任何地方被揭露的话。

我不得不去同老温丹·麦特逊妥协。

弗林克坐在床上，旁边放着一杯微温的茶。他取下那本《易经》，从皮筒中取出 49 根蓍草杆。他思考着，一直到他已经能适当地控制自己的思想，而且也理清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他大声说：“我应该如何去接近温丹·麦特逊以获得一个较好的协议？”他把问题写在纸条上，然后开始从这只手到那手抽拔那些蓍草杆，直到他得到了第一条线。他继续抽拔这些蓍草杆，又得到了第二条线。很快的，他非常专业化地得到了所有六条线；一个由六条线组成的“卦”（《周易》的每个卦由六爻组成）摆在他前面。他无需按照卦图去辨认它，就可以认出那是第 15 卦“谦”。啊！低下的将会升高，而高的将会降低，有权势的家族将变得贫贱。他不用去翻看原文——他心里已经记住它。好兆头，这个神谕正给他一个有益的建议。

但他仍有一点失望。总觉得这第 15 卦有些愚昧的东西，太多道学家的味道。当然他应该谦虚，或许它里面有一种涵义，毕竟他并无超越老温丹·麦特逊的权力。他无法强迫自己回去，他所能做的只是接纳第 15 卦的观点。这正是那样一个时刻，人不得不请求，希望，真诚地等待。老天到时候会提升他到原先的职务，也许还有更好的职务。



古代的巨大的食人的类人族现在繁衍起来,再一次统治了世界。

他已经没有什么线要认了，没有“六”或“九”了（卦中的阴爻称“六”，阳爻称“九”），它静止了，没有变动为第2卦（《周易》中有“变卦”之说）。

然而，又有一个新问题。准备了一下，他大声说：“我还要去见朱利安娜吗？”

那是他的妻子，或者应该说是他前妻。朱利安娜和他离婚已有一年，而他也有好几个月没有再见过她，实际上他都不知道她现在住在哪里。显然她已离开旧金山市，甚至也许已离开美国西海岸，或许是他们双方的朋友都没有她的消息，或者是他们没有告诉他。

他忙着抽拔着草杆，两眼注视着卦象。多少次他问的都是一个又一个关于朱利安娜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卦，由这被动的草杆的活动带出来的。随意的，然而扎根在他生活的这时刻，在他的生命与宇宙中其他生命和粒子相结合的时刻。这必需的一卦以其断裂的（阴爻）或完整的（阳爻）线条描绘出“情况”。他，朱利安娜，古赫街上的工厂，属于统治地位的日本商务机构，对行星的探索，在非洲的数十亿的化学品堆现在都成了死尸堆，围绕着住在旧金山简陋的公寓区的他的那成千的渴求，柏林的那些面容平静却作出疯狂计划的狂人们——所有这些都与他抽拔着草杆来选定适当、正确的智慧相联系着。而这些智慧出自于公元前13世纪的一本书。这本书由超过五千年的中国圣哲们所创造、筛选、完善。这种高超的在欧洲之前形成的宇宙观——与科学——甚至已懂得做长时期的分割。

卦象。他的心沉了下来。第44卦“女后”，将相会。清醒的判断。这个少女是有力量的，人不应该娶这样一个少女。他又一次将这朱利安娜联系起来。

静一静，他想，安定下来。因此她对我是不合适的，我知道这点，我不问这个。为什么这神谕要提醒我？遇到她，陷入对她的爱情——这对我是个不好的命运。

朱利安娜——我所娶的最美丽的女子。黛黑的眉毛和头发；纯白的皮肤，甚至嘴唇，可以寻觅到大量的西班牙人的血统的踪迹。她的富有弹性的轻盈的步履，从中学时代她就穿着马靴。事实上她的衣着都是破烂的，使人明显想到是旧的、洗过多少次的。他和她已经关系破裂这么久，以至尽管她很美，但不得不穿一件棉绒衣，带拉链的布上衣，棕色花呢裙子和巴比短袜。她讨厌他和她自己的这种装束。她说过，因为这使她看

起来像个打网球的女人,或者更糟,像在树林里采蘑菇的女人。

但是比其他什么都重要的是,他一开始就被她怪异的表情所吸引。朱利安娜会无缘无故装模作样地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招呼陌生人,这种微笑让对方的回应悬着,不知是否要向她问好。她是这样迷人以至他们多半会向她问安,而她却从一边溜走了。起初他以为这是由于自己视力不好,但后来他认定这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另一种隐蔽的愚蠢。因此她对陌生人的模糊的、闪闪烁烁的问候最终使他烦恼,就像默默地受了她的骗,以担负着一种神秘任务的方式来来去去。但即使那时候,临近最后,他们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他仍旧只把她看做一个上帝的直接而完美的造物,为了他并不知晓的某种原因坠落到他的生活中。由于这个缘故——对她的一种宗教的本能或信念——他无法正视失去她的现实。

现在她似乎这样靠近……仿佛他还拥有她。那个精灵仍旧在他生活中奔忙着,悄悄地溜过他的房间,去寻觅——朱利安娜在搜寻的东西。在他心中无论何时都带着那些神谕的书卷。

弗林克坐在床上,四周一片孤寂、散乱。正准备外出,开始一天的生活。他想知道在广大复杂的旧金山市还有什么人同在此刻询问着神谕。他们是否都像他一样得到让人沮丧的劝告?是否这一时刻的旨意也像对他一样对他们不利?

## 2

诺布苏科·塔哥米先生坐着，查询第五本儒家智慧的经书——在几个世纪中被称作儒家经典的《易经》或《变易之书》。他对当天中午，也就是两小时后要进行的与恰尔丹先生的约会感到不安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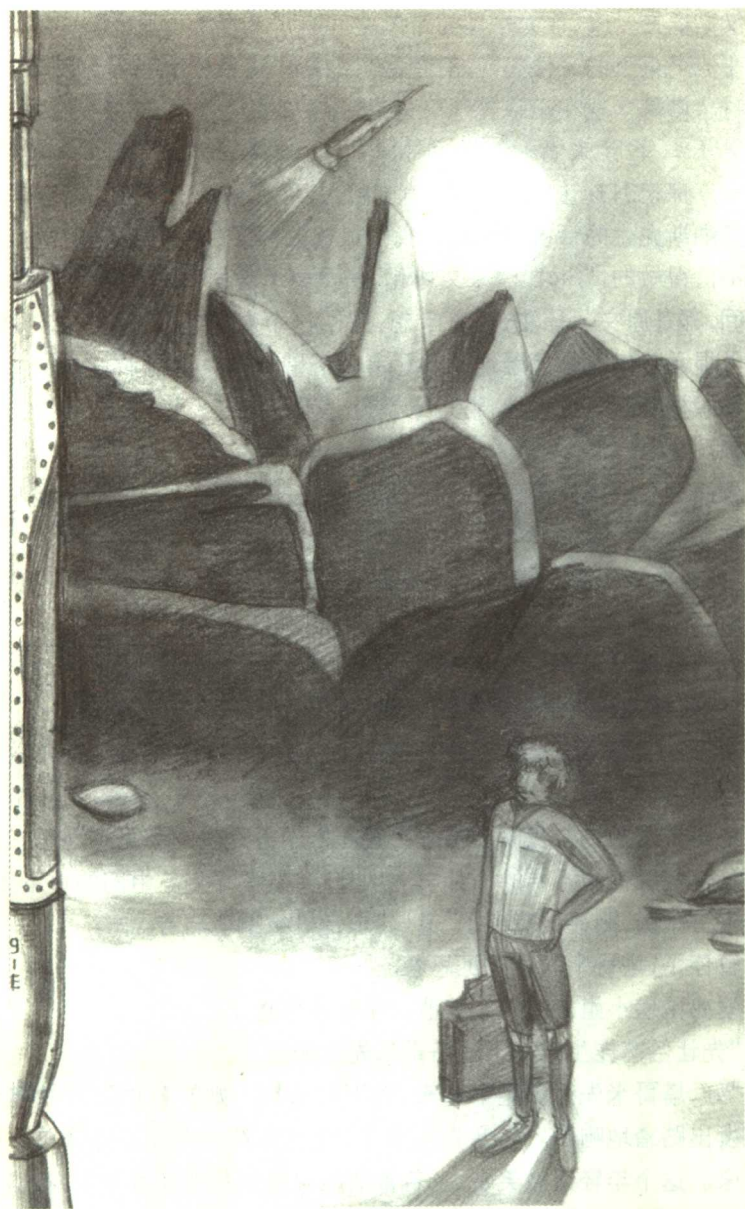
他的办公套间在泰勒大街上的日本时报大厦的第20层楼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海湾。他可以透过玻璃幕墙看见驶入的船只穿过金门大桥。此刻在阿尔卡特拉斯那边有一只趸船，只是塔哥米并未注意。他走到墙边解开绳子，放下竹帘挡住外景。这间很大的中心办公室一下子变暗了。他无需再斜视着那强光，现在他可以更清晰地思考问题。

他认定，讨好客户并不在他的权限之内，无论恰尔丹先生想提出什么，都不能强制客户去接受。他自语道：让我们去面对现实，我至少可以避免使他感到不愉快。

我们要避免用老旧的礼物来羞辱他。

客户很快将要搭乘德国的新的梅塞施密特9-E型高空火箭抵达旧金山机场。塔哥米从未乘坐过这种飞船。无论飞船是什么样的，当他遇到贝纳斯先生时他都要注意表现出厌烦的样子。现在就要这么做。他站在办公室幕墙的大镜前，做了个镇静的、有些厌倦的表情，检查自己在无意间透露的冷静表现。是的，飞船上是很喧闹的，贝纳斯先生，甚至都没法看书。但是从斯德哥尔摩飞到旧金山只需45分钟。那么，也许有一句话来说明德国技术上的失败？我想你听过收音机：在马达加斯加的坠毁事件。我必须说，老的活塞式飞机也还是值得一提的。

主要是为了避免政治麻烦。因为他不知道贝纳斯先生关于当今热点问题的看法，然而它们可能被提出来。贝纳斯先生作为一个瑞典人将是中立的。他选择汉莎而不是北欧航空公司是个谨慎的策略……贝纳斯先生，他们说波曼先生病得很厉害。一位新的德帝国首相将要在今秋选出。



客户很快将要搭乘德国的新的梅塞施密特 9-E 型高空火箭  
抵达旧金山机场。



这仅仅是谣言？唉，在太平洋与帝国之间有那么多的秘密。

在他书桌上的文件夹内，有登载贝纳斯先生最近演说内容的《纽约时报》剪报，塔哥米现在正认真地研究它，由于他的隐形眼镜有些度数误差，他不得不弯下腰来看。这个演讲与更多的空间探索有关——第98次？——探索月球上的水源。“我们仍有可能解决这个令人心碎的难题。”贝纳斯先生的话被引用道，“我们最近的邻居，要不是军事目的，几乎是最不值得做的。”Sic！（“原文如此”——表示前面所引的文字虽有错误或疑问，都是原文。译注）塔哥米想，用了这个高深的拉丁语。给贝纳斯先生以提示。仅仅是怀疑地看待军事。塔哥米先生记到了心上。

按了按对讲机的按钮，塔哥米说道：“爱弗雷堪小姐，我想请你把录音机带来。”

外面办公室的门滑到了一边，爱弗雷堪小姐出现了，头发上令人愉快地装饰着蓝色花朵。

“有些像紫丁香。”塔哥米注意到了，他曾经在北海道专业地种植过花卉。

爱弗雷堪小姐是个高个、棕色头发的美国姑娘，她鞠了一躬。

“预备好高速机了吗？”塔哥米先生问。

“预备了，塔哥米先生。”爱弗雷堪小姐坐着，袖珍电池发动的磁带录音机已准备好。

塔哥米开始说，“我问了神谕：‘我和恰尔丹先生的会见有利吗？’而得到的是使我沮丧的不祥的一卦——坎卦：支架在下陷。中间的重量太大，完全失去平衡，明显地背离了‘道’。”录音机嗡嗡地响着。

暂停了，塔哥米先生在沉思着。

爱弗雷堪小姐期待地望着他。嗡嗡声停止了。

“先让兰塞先生来一下。”塔哥米先生说。

“好，塔哥米先生。”她站起来，放下收录机。她的鞋跟随着她离开办公室发出踏踏地响声。兰塞先生来了，臂下夹着一大夹子提货单。他走向前来。这个年轻人微笑着，系着整洁的中西部草原丝绸领带，花格子衬衫及被认为时尚的高级紧身无带牛仔服。“您好，塔哥米先生。”他说，“今天天气真好，先生。”

塔哥米向他鞠了一躬。